V
K711.82
L961

冊: 12

晚村天蓋樓偶評

同邑諸子參定　門人子姪集較

天命之謂　上句　張永祺

中庸闡道之原本于天而盡于人焉蓋道一也天之所命聖人之所修俱不外是矣可不思其同原哉自道之日晦于天下而支離之說起矣謂任吾意之所動而不必準之以當然者則流失而不循其始謂逞吾力之所為而不必協之于固有者則矯揉而大遠其初君子深懼焉為

○猶○夫○一○句○分○賓○主○招○用○一○時○行○也○

之言道所從來與其所由盡者而其寔可思已今人有不言性者乎言性而不得其所謂淺者求之嗜慾深者滯之氣稟而性隱矣抑知天人授受之間有諄諄然命者乎二氣之流行不能有清而無濁而本其清者謂性也五行之翕闢不能有純而無駁而原其純者謂性也化生者無私而稟受者各足豈有淪于虛冥也哉今人有不言道者乎言道而不得其所謂淺者求之形氣深者歸之情識而道誤矣抑知性天流行之機有循循然率者乎觸于物者不能忘乃緣感而動非緣感而有者謂道也接于事者不容已乃由外而形非由外而生者謂道也順達其自然之妙而恰合其至當之歸豈待于人為也哉今人有不言教者乎

○誰○有○此○朴○實○的○當○之○言○

○道○在○天○地○即○在○性○內○此○方○

○不○墮○

○是○自○然○妙○合○

○率○字○

言教而不得其所謂至人已不足以相通知能不可以共與而教裂矣抑知聖人之所以裁成而輔相者即吾率性之道而修之者乎賢智者有所範圍而不使之過也然非抑人而就之也愚不肖者有所輔翼而不使之不及也然非強人而從之也予之以中正之防而示之以本然之理其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者豈天下後世之所能易哉是知道也者天不能外之以立命聖人不能外之以彰教而人失之且無以自全其性故存養省察之功君子交致其謹焉而顧可自棄耶

此題在今日不患三之謂剔不醒患天命率性修道六字不的確耳此真看得道理溶成汁瀉成錠如鎖子骨纔提起便摠統得來三之

580875

謂何曾疎編

天命之　張

天命之謂　節　　蔣中和

中庸闡性道教之原、所以正其統也、夫言性道教、而天人之理盡矣、宜中庸首明之以彰訓哉、今夫理有同然、而人多岐出之、遂令其說日漓、而其統漸失乎正、庸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之至理盡乎人、審其所歸、可曉然而衆著矣、人之生也、性盡之、乃知性者寡、以其不知天也、吾試與之言性、性者所以生也、所以成也、以言乎成、則聖人之理、以言乎生、則衆人之理也、理無為而自全、疇與為肇錫者乎、故有其予之、乃可為受、有其相之、乃可為居、亦足明天之所甚貴而不私矣、即後之言性者、有舉其正而性在、有舉其變而性亦在、勢將執變而誣正我、則原其正

兩句道盡

要終原始無義不舉

命字精當

後來紛紛都在理許之謂二字不必鉤挑而得

壬辰

而已矣天命之謂性〻之著也道盡之乃知道者寡以其不知性也吾試與之言道〻者所以明也所以行也以言乎明則聖人之事以言乎行則衆人之事也事無矯而自正疇與為順動者乎故惟其易也乃以為知惟其簡也乃以為能亦足明性之所自符而非強矣即後之言道者有舉其同而道在有舉其異而道亦在勢將執異以符同我則原其同而已矣率性之謂道〻之行也教盡之乃知教者寡以其不知道也吾試與之言教〻者所以誠也所以明也以言乎誠則生人之理以言乎明則聖人之功也功以復而始至疇與為訓迪者乎故非有益也去其所損非有加也還其固然亦足明修之可盡性而至命矣即後之言教者有宗于聖而為教有誘于邪而亦自命為教勢將鄙邪而非聖我則歸于聖而已矣修道之謂教

明理之言不在繁多委曲不在張大牽聯看得平是處下手一刀兩段文字分外精采不然載一車刀鎗逐件弄過畢竟無益也

天命　蔣

天命之謂　一節　宋　彝

中庸以天人明道而先指其一致之實焉夫性者道之所從出而教者道之所由成名殊而實則一矣中庸將究極言之而先正其所謂也且造物有不能已於生人之故聖人有不得已於持世之功而道乃長行於天下矣形生以上聖人不侵造物之權故有無聖人之時無上造物之時道之所以不息也繼善以還造物不與聖人之事故有造物不至之處無聖人不至之處道之所以不敝也造物與聖人共持一道而已自道之名日益多而道之實日益亂君子於是不得不晰其源流正其疑似為天下告也令天下言道者孰不本其說于性而言性與道者孰

歸重道字始全部即注下

精義非儒者不能道

不尊其統為教哉然彼之言性〻其所性非吾所謂性也蔽於氣者善惡亦中處之端偏於質者凶邪亦皇降之本蓋所悞者在性而所悞者已不僅在性也此其故在未嘗知天夫形象之天非天斯氣質之性非性二五之所凝或得其全或得其偏而不可謂偏之不本乎全或得其正或得其反而不可謂反之不依乎正幽玄之際曾未聞詔誡之文而人受之以為神明物受之以為動息者天外無性也則天之所予者已甚厚也吾得正其原曰天命之謂性彼之言道〻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遁於高者無為開殘薄之資滯于卑者有為基仁義之禍蓋所昧者在道而所昧者已不止在道也此其故在未嘗知性夫偏倚之性非性斯高卑之道非道範圍之所存或見其一或見其萬而不可謂萬之不各有其一或見其原或見其委而不可謂委之不共歸乎原日用之恆不必有合比之煩而人循之以為經緯物循之以為生成者性外無道也則性之所具者已甚全也吾得明其體曰率性之謂道凡此皆大共也則聖人何功乎而聖人固有所不得已也彼之言教〻其所教非吾所謂教也流於過者禮樂亦愚世之具安於不及者法制亦外至之文蓋所爭者在教而所爭者已不僅在教也此其故在未嘗知道夫異同之道非道斯過不及之教非教裁成之所宜或用其質或用其文而不可謂文之既離乎質或用其盈或用其減而不可謂減之有異乎盈品

（修字了然）節之隆非更有強合之法而人得之以為自成物得之以為各正者道外無教也則教之所本者固甚親也吾得實其功曰修道之謂教知道之有性教而天人有異量之途知性教之皆道而天人有合撰之理則請後性教之說而先言道

於章句或問之說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無纖毫疑格于心而後能為此言

天命　朱

天命之謂性　汪琬

性有所自出進于天而得之焉蓋性即人之天也而實原於天不可由所命而識其謂乎今夫窮理之士其說紛然而無主皆其不知有性者也不知有性又由乎不知有命故往往分性與命而二之抑知攷其由來則舍命之外更安得有性也哉何也凡言性者言心而已夫心非不足以統性顧寂之與感相際而生者心也性則超乎寂感之表矣故必返而究諸無心之始抑言性者言情而已夫情非不足以證性顧醇之與雜相形而見者情也性則立乎醇雜之上矣故必進而驗諸無情之先然則其在天乎有嗜欲之性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因是而生偏全

（心性情三字能如許分明）

復生厚薄不可謂厚且全者性薄且偏者非性也然而性之屬攻取者則久矣遠乎天矣當其夷然澹漠之餘若有訓誥之諄諄焉此時尚未有理之可名而何得名之以非理乎夫然後可以識性也有氣質之性如過剛而傷仁過柔而傷義因是而分昏明復分清濁不可謂明且清者性昏且濁者非性也然而性之屬知覺者則又久矣遠乎天矣當其湛然虛無之際若有賦畀之惓惓焉此時尚未有善之可指而何得指之以非善乎夫然後可以識性也未命以前天與地俱在性之中所謂太極之本體也及觀乎天之所命則固有散殊者夫視聽言動配乎五行而成用而性即在焉始而本諸天地者繼而形生俱受命于此矣既命以後人與物俱在性之中所謂萬物之一源也及觀乎天之所命則固有專屬者夫飲食動靜應乎二氣而成能而性亦在焉廣而訖諸萬物者約而身心俱聽命于此矣是故于書為降衷于詩為秉夷於易為乾道變化性命各正焉吾得統其凡曰天命之謂性

此等題不曾究心程朱之說開口便錯近人抄記得蒙引存疑等講章數語便自以為程朱一經辨駁磕着粉碎一場沒理會少間不得不走入差路去只看所讀所做文字與這箇異但是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便了不道是生員切己事也

天命　注

修道之謂教

楊雍建

明教之說以示人使天下皆全於道而已夫聖人為天下而有教然不越修道而稱之則教之為功於人豈微哉且自學術繁興家異其說亦嘗取垂訓之義而深思之乎起於微渺以化異同之岐循於各足而統哲愚之則聖人順遂之性庸衆人順遂之性也而以為非聖人不能匡廸而安理之因以見其事之有所不容已而說之有所不可外且吾由道而言教羣天下相安于行習之常而不必求端于啓誘則天心甚樂然而尊自然棄勉然矣責實而扶其美是則司世之權也閱古今共敦於恒綏之義而無事懋致其天良則率履甚吉然而得至人失中人矣

○此○陸○子○靜○只○主○生○知○而學知以下一○切都廢不可以為○教也

樹執而協于極是亦開来之任也教非修道之謂乎人莫不高遠其從（雖其綠滿別有沖味）（疏費過不及卻）
来以矜吾材而聖人必曰如此則合如彼則不合天下幾疑聖人之教
之迂也惟因道之自然者而裁抑之術〻焉不敢為夸大之論則修之
而性去其過者人有為善之材而教術何正矣人鮮不退避其難為以
急厭志而聖人必曰如是則順而全違是則戮而不全天下又疑聖人
之教之煩也惟本道之宜然者而引翼之諄〻焉不厭為丁寧之說則
修之而性全其不及者人有淑躬之志而教思何弘矣然則輕棄聖人（節）（東此二比西）
之教而不可也守其所修而道亦緣而尊深視聖人之教而不得也審
其所謂而天亦因而復聖人之愛天下甚于天下自愛也無教則聖人
之心戚矣天下將無以齊壹其視顧而聖人不安聖人之愛天下即如
聖人自愛也有教而聖人之心亦戚矣天下或漸以流入於奇邪而聖
人不患惟其所以然之故而本實可詳曰爾所為多自謂弗如不知前（刻書）
而詔之其教固欲其幾此也則天下之輕棄道者勸矣知其不得已之
心而勤服無盡曰爾所見多自謂有餘不知訓而習之其教乃不過若
此也則天下之深觀道者返矣

修字只在過不及上說極是○一種幽折宕往之致俱從之謂二字
刻琢滑来○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着不得修字耳實則修道而性
復其中看註云性道雖同氣禀或異則上二句一併注下此句全部

中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處處層抱首句又不渾入修性誤語是見識高處

修道　楊

道也者不　三句　王彥賓

指道之繫於人明其體以責功也夫既謂道矣自不可須臾離者人曷於此加意哉中庸既言道而將責重于人事也謂夫天之所以授人者無弗切也而人之所以承天者當更無弗切也第慮弗原其所自來或至遂忘乎所共受則安得不明其旨以示人之知所察也今夫以人言道則見仁見知有不可為共由者矣雖畢世守之能無岐乎何者為其成乎習也夫人以意觀道則或矯或偽有不可為大通者矣雖歲月循之其能一乎何者為其違乎故也乃道也者固合命與性而稱之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其須臾離也則亦已矣命之既已而世何以有人

淺淺剔出不可離意思却深

二比真從天命原頭說入有大醇而無小疵言理家最難此朴實頭

（直本領）

不離乎形命斯通焉不離乎命物斯父焉道也者而為善之繼也夫固不可為無心之失已惟天降衷下民厥有恒性苟其須臾離也則非恒矣性之不恒而人何以有生不能離氣理已寓焉不能離理用已達焉道也者而為性之成也夫固不可為適然之間矣然則道也者謂聽其自致而無不與人相存猶無當也日用起處之地一息無道則無準其與人相存者道之事也其所以謹其所存者則非道之事也畔越之士（通注下文警敬）（有此一）豈道所能禁哉以言其分則有不可畔越者耳而亦孰得而聽之道也（宕文闢生動）者謂任其本有而無不與人相給猶無據也事物艱深之際一息無道則無倫其與人相給者道之力也其所以裕其所給者則非道之力也違棄之敉豈道所能治哉以言其質則有不可違棄者耳而亦孰得而任之蓋天人之一致者非有事乎習而率固不可以或怠也體用之同寔者不求增乎故而修固不可以或荒也是誠在君子哉

因為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爍我雖不明不行道却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者至桀紂而止然道終未嘗離桀紂也此雖承上汪下轉接語却是中庸絕大關捩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義全從性命中說出所以不可離之故自然切實精深若但將大擔子壓人責人承當非不與下意相焰却看得不可離三字已不着痛庠矣讀此方見人自是不戒慎恐懼不得耳

道也者　王

莫見乎隱　二句　周公誠

就隱微而著言之、亦甚危其端也、夫隱微固不有終于隱微者、而就隱微言之、則已莫見莫顯矣、可忽諸、且事理之起止皆自心操之、則心必不得而昧之、而謂須臾不離無以及于昭明之域、則是須臾離之而亦無以累于昭明之域耶、吾有以知其不然也、兆慮于初幾、仍托跡于幽玄、則雖晤對相觀、而意淺意深、不能無告而共喻、若是者為隱為微、究端于既形、且昭灼于名象、則雖掩護多方、而疇淑疇慝、不能兩忘而相化、若是者為見為顯、乃吾進而思之、其隱也、即其見也、且莫見乎此也、其微也、即其顯也、且莫顯乎此也、燕處之餘、不能寂守無為、而感而欲

通之際有深深乎不遽為通者焉乃孔昭之象皆從此深深者以相推
借時解翻身入妙
然于其推之之故而始信闇汶必耀乎光明則已晚矣夫人亦何所不
獨字已到言下
可飾而必不能飾我心之覺則惟此托于幽者之畢著于神明間也即
其著之莫加焉者也淵然之中不能自絕于緣感而靜而且動之機有
渺渺乎無動于大者焉乃弘鉅之業皆本此渺渺者以相積然于其積
之之故而始信纖悉皆進乎顯灼則猶後矣夫人亦何所不可掩而必
不能掩我心之知則惟此藏于端者之畢炤于寤寐中也即其炤之莫
過焉者也凡理欲之來必有援乃其有據當夫睹聞交泯則形斷勢絕
真說得悚動
理欲兩無所處而既有隱微即其援之而據之者也端良非僻渺亘中
存則帝王刑賞恩威俱有無可為功之日而炯然者出心志以靜觀遂
矣
不得自誣其夙夜凡誠偽之端必有引乃其有附當夫睹聞皆寂則絕
嗜訖慾誠偽兩無所投而既有隱微即其引之而附之者也孚信邪妄
有此泥著痛快
播之遐邇則吾身聰明才智俱有無可用力之時而昭然者有神明以
區別又何得自任其往來故君子慎獨以全須臾勿離之學也
隱微界地分明獨字已攝兩莫字危悚震動慎字更不浮而至矣細
心體認大有發明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微之必
至于顯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節人每說錯是作中二比反借
時文錯義翻出一層更覺分明此能文人因糧于數之法

莫見　周

莫見乎隱　二句　潘世晉

體道於隱微、甚言其幾之可畏焉、夫隱微之地、即使終於不見不顯、而道亦不可須臾離乞、況莫見莫顯乎、不可不察其幾矣、嘗聞人生而靜天之道也、使心祇有靜而無動、道亦有合而無離矣、而其勢有所不能、故體道之甚危者、不在形殼未起之先、與形殼既彰之後、而惟是欲動未動之時、於此而離則竟離於此、不離則亦竟不離矣、君子之功、雖極於不睹不聞、而戒懼寧有盡乎、夫天下之敢於離道者、即恃此無形可睹之心、而其不敢離道者、必存此有形共睹之心、何也、以不覩為方息、而遂有求息之意、方其求息而動機已乘、則隱者肇焉矣、夫是隱也者、

（眞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此是動惟此了然）

（此是不離道之功）

（別出隱微刻入而快出）

天人相介之初幾也天以隱而難持人以隱而易滋而或者猶幸其為隱且幸其為隱而不見也不知見於其見者一事之是非有以自形其夙夜見于其未見者一念之是非已之辨端于鬼神試思淡漠無名之際孰不自謂為至隱焉者此自謂至隱之念固即天心之大著而不容揜者也夫見孰見于天心之大著者歟則以為從隱生見是猶在隱後也即謂見伏于隱是見猶與隱岐也而吾則斷然明之曰莫見乎隱且天下之敢于離道者即恃此無殺可聞之心而其不敢離道者必嚴此有殺共聞之心何也以不聞為至寂而遂有好寂之念方其好寂而感意已生則微者起焉矣夫是微也者理欲互乘之始事也理以微而難久欲以微而易蒙而或者猶幸其為微且幸其為微而不顯也不知顯之而顯者邪正辨于一身猶將飭乎觀聽不必顯之為顯者邪正辨于一心已動微乎常天誠思玄穆無為之內孰不自謂為至微焉者此自謂至微之意固即神明之丕宣而不容閟者也夫顯孰顯于神明之丕宣者歟則以為積微成顯是微尤在顯先也即謂顯藏于微是顯猶與微二也而吾則斷然名之曰莫顯乎微然則戒懼之理寧有盡乎故君子慎其獨也

亦是挑剔門庭耳然人以調法而此以意思遂有天淵之隔其挑剔處皆成銀鈎鐵畫此乎論文所以執理而不執文法也○戒慎恐懼

是兼統動靜工夫此節則自靜之動分界之幾也時文與上節對分動靜者非是此能灼然

莫見乎　潘

中也者天　四句　楊雍建

統天下以為心道之不可離愈見也夫中和己之性情也而大本達道於斯見焉人不能離天下而自全亦何可離道而徒求諸天下哉中庸謂夫人之不可離道者一身有自飭之哉道之本不離人者羣生皆見心之處苟推言夫體之有所莫能外而用之有所勿可阻然後知性情之切於人洵非隅末之數而耑固之術也已自其未發者而言之宅於至微而中之名歸焉非形狀之所得而擬也然以是而虞其易盡豈所謂中者未可恃乎抑知夫人性之德固有其可恃者也托始乎天命以前見以為虛而虛者不得謂之無體備乎天命以後見以為渺而渺者

○天○下○二○字○着○寔○原○不○是○數○張○廓○落○語○

不得謂之寂。蓋道之體吾與天下共受之則非無與于天下可知也理之所植。即為數之所肇。象之所冥。即為業之所起。雖人有須臾不見本之時。而天下必無須臾離中之區。人苟知大本之為我性。而道之體之無損也。而所為戒謹恐懼以存之者。豈可須臾離也哉。自其已發者而觀之。效其至順而和之稱著焉。亦志氣之所自為協也。然以是而疑其專己。豈所謂和者未可通乎。抑知夫人情之正。誠有其可通者也。一人○達○

○道○根○率○性　亦數二○義

自率其性。遠乎有私而私之去者。大公以見。人人各率其性。化其有異而異之冥者。大同以昭。蓋道之用。我與天下共給之。則非有圉于天下可知也。物情莫不自充。夫且喜於其平。羣志鮮不自便。夫且樂為之推。雖人有須臾不見道之日。而天下必無須臾離和之處。人苟知達道之為我情。而道之用之無弊也。而所為慎獨以察之者。豈可須臾離也哉。

上承道不可離。下引末節致字。于也者之也。四字中。淨指示神味。沖夷邃密。大方雅音。○艾千子謂不根慎獨。則不可謂天下之大本達道。只誤看天下二字是張皇字。不是切寔字耳。乃云若概指心體。則常人皆大本達道矣。未聞常人皆能位育也。則其謬更甚。常人原皆大本達道。原皆能位育。但不能致中和耳。又云禪宗盛行。乃有不由功夫。直証本體之說。此亦不然。中庸言道體處甚多。非必說工夫也。禪宗亦自說工夫。但自有彼之本體。彼之工夫。非吾之所謂本體工

夫也。至謂楞嚴之理甚微。可存作性命別傳。不可強入四書。餘姚以之講學。未嘗作四書講義。然則千子之視異說。原可以並存。但不可作時文用耳。是千子不特不知佛與餘姚。原未嘗知章句。不特不知楞嚴良知之學。原未嘗知時文之可以明道也。此文語語炤註。故附論之。

中也者　楊

致中和天　節　李繼白

極盡性之全功。亦於戒慎後廣之也。夫中和自備位育。但不致者則不知耳。戒慎之功。又烏可不極其量乎。且自有造物以來。而不盡之藏。已畢集于剛柔之體。自有聖人以後。而兩間之用。同操于動靜之心。要在推行之以盡其量。廣被之以給其材。斷無不全不備。窮聖人之功化。而議其偏者也。夫大本達道。天下固不可一日無中和哉。聖人未生。中自在天地。故一念戒懼。必有一念之中。以應之慮。其有轉念之未中。但謂之中。而不謂之致中。而聖人未生。和自在萬物。故一事慎獨。必有一事之和。以報之慮。其有全體之未和。但謂之和。而不謂之致和。惟其謹之

（入理堅微是通章結束）（從言頭說下）（致字中層級皆出）

（真朴可程方將致字之義）

蓋謹則體無不全修之益修則用無不盡其致中和乎此時之天地何如者論其始則聖人在天地之中論其成天地尤在聖人之中（名儒）蓋天地為其逆聖人為其勞也惟自小其中者則不克易之致之則性教全而輔相咸宜理（位字妥帖）即清寧之理量即覆載之量何不奠定焉此時之萬物何如者論其分聖人不過萬物中之一物論其全一物各具聖心之萬物蓋不襍一物而性微不遺一物而性大也惟自隅其和者則不能體之致之則天命備而生成自我草木亦有性情靈蠢皆歸禮樂何不暢遂焉平康既奏天地（掀簸盡能）豈遂無和萬物豈遂無中審嶽觀理止相驗于淵微自對之時故分舉中和言之而不足帶吾感通之義化理已隆萬物生于天地而天地不知天地萬物生于聖人而聖人不遠盛業豐功止自見于密勿明心之際故廣舉位育言之而不足荒吾宥密之圖謹于始（收）亦必謹于終而寂感一致存其理亦必備其事而功化極隆修道之功（致字）（收位育）誠不可已矣

致字從戒懼慎獨推至于中和之極而言若未到極處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位育則非致極不可耳俗解似一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寔際安得不以位育二句仍納入性體中胡說乎讀此方知註中自戒懼而約之兩段中工夫層級正有在以位育為盡頭寔証耳

和中　李

君子之中　二句　陸龍其

君子之能盡中庸者不敢自恃為君子而已夫使君子而自恃其君子則其離乎中者必多矣惟其人能隨時處中焉此中庸所以獨歸之歟夫子意謂中庸之理天下所同其而必歸之君子者非以君子之才力有獨至亦以君子之寅畏有獨至耳（看註中君子曰德）我嘗觀之彼其純粹之質得於天者既優天下莫不尊之曰君子矣而君子豈恃質以往惟我所欲為者乎深造之詣得於學者既精天下又莫不信之曰君子矣而君子豈恃學以往惟吾所欲行者乎蓋君子知道之所貴者中而中無定在也有一事焉如是為中矣施之彼事而復非中非乾惕以審之則中有時而

（小人曰心則德字自無質學講矣）（只還他圓圓君子出而字以下只重）（講時中高甚）（領中字出時字極其精細）（說理如話）

存者亦有時而離其何在為我可自弛之時矣有一日焉如是為中矣施之後日而又非中非斂抑以將之則離乎中之時不可據即合乎中之時亦不可據其何在為吾可自肆之時矣是故雖有高于天下之識而不敢自恃其識嘗兢兢焉虛其心以觀天下之理惟恐吾之心稍有肆焉而中即因一時之肆而隱也雖有超乎天下之力而不敢自恃其力嘗抑抑焉平其心以應天下之事惟恐吾之心稍有弛焉而中即因一時之弛而遷也或經或權不一其宜而皆出之以小心故無時敢易視其中者即無時而或戾于中蓋其得于天者既優而戒慎以操之又如此矣或損或益不一其用而未嘗參之以操心故無時敢自信其中者即無時而不免協于中蓋其得于學者既精而恐懼以持之又如此矣此君子之所以中庸也乎使恃其有君子之德而任心以行則雖自以為中而離于中者多矣又安在其能中庸也

章句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重隨時而在不重中無定體要說中之隨處而在不說中之隨處而易觀下文曰無時不中可見時文竟作達權通變解誤矣○章句有君子之德而人能隨時以處中分兩層看蒙引淺說以靜存動察分貼余初欲以無私當理分貼然玩朱子曰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則似是平素臨事之分但所謂平素者又有二一是得于質者一是得于學者王荊石文專主質言

亦稍偏自記

從戒慎恐懼看時中真得聖學大本領即句句對針無忌憚理正而法密不知此意便做出而字兩層終無此確實親切故文字到極好處只是理真耳○君子但輕頓通篇重做時中正得註中知其在我數句之旨若平分兩截便失之

君子　陸

人莫不飲　一節　許孫

淺之乎慨飲食以深致慨乎斯道也夫人盡飲食也則宜人皆知味也奈之何其鮮知也哉斯道之慨不如是乎以為天下倘有或然之數則亦當有不然之情設使道之在天下一日至之而日日不必至之一人至之而人人不必至之者則直斷之曰吾不能明而不能行毋足怪焉抑知有大謬不然者乎以其為道則如此以其為不行則如彼以其為道則如此以其為不明則又如彼故夫天下之人而不思則已天下之人而一思則未有不爽然失者也夫飲食者人人而攻之也故有語人以攻飲食而專則受之矣有語人以攻飲食不必專則反不受矣何也

任長

以為是固莫不然也而抑知莫不然者卒無一然也天下之人而不深思則已天下之人而一深思則未有不訝然怪者也夫飲食者亦人人而專之也故有語人以專飲食而精則不辭矣有語人以專飲食不必精則反辭之矣何也以為是又莫不然也而抑知莫不然者卒無一然也試思猶是一飲耳渴者以為甘而過飲者以為苦飲之味未變于初而甘苦之觀頓異者豈非甘者固不知而苦者亦不知乎甘者固不知而苦者亦不知是以渴者不及飲而飲者又過之也吾安得天下不渴不過飲之人而與之悟不苦不甘之正味也哉猶是一食耳飢者以為美而過食者以為惡食之味未變於初而美惡之觀頓殊者豈非美者固不知而惡者亦不知乎美者固不知而惡者亦不知是以飢者不及食而食者又過之也吾安得天下不飢不過食之人而與之談不美不惡之正味也哉然則知味之知固在也能知味之能固在也嗜欲之性反求之而即是則明道之明固在也行道之行固在也天下而無欲行欲明者則已天下而有欲行欲明者吾終豈敢絕望矣乎

此如詩之比體說飲食便是說道罕譬而喻神味無窮纔見指點領會之妙每見近文通篇呆講道字複疊上文至末略點意趣索然或則飲食與道夾說則已分而為二非比喻體也下流有寔做飲食是道者又痴人夢語不直腹痛矣得此如聞匡子說詩

壬辰

人莫　詩

子曰舜其　一節　徐春溶

合天下以為知道所以行于有虞也蓋知無有大于舜者乃舜于邇言固擇之而用之若是〻豈以知自鳴者乎中庸引子言以示行道之則（只一句點訓）曰中道之行天下也（中字直入有胆力）建極自天子矣蓋聞古之天子以聖人而躬承傳中之統者神明之德錫極之功茂焉乃不以天子之尊與聖人之德而自謂知高天下而無所取于天下之助也此其量更有大過人者矣（從知中看出不自用知為得之）當此者其有虞氏舜乎舜之濬哲天錫之矣事本于天者萬物莫敢望焉然聖人固不以能絕萬物者為知而以不遺一物者為知蓋未嘗自居天授以棄天下之民也舜之精一堯授之矣理開于帝者群心咸歸則

焉然聖人固不以受于一人者為知而以受于衆人者為知蓋不欲以
（徹上徹下之言）
堯所傳之中有異于天下人心之中也是故舜好問矣且好察邇言矣
邇言者庸耳問之察之則求中于庸耳然言惟邇即不能皆合于中故
有善而亦有惡焉乃聽言于邇必求其無戾于中故隱惡而益以揚善
（善字中字精義雖然）（此所謂在我之權度）
焉善則中矣而未也中無定體其具于聖人之心者純粹以精雖善不
（精切不差也）
得以名之此無端可執者也中有妙用其見于百姓之知者散殊異量
一善不足以盡之此有端可執而因以有用可行者也而舜則執其兩
端用其中于民矣非以居兩端之中者為中而以兩端之歸于一中者
（說得好徹上徹下之言）
為中蓋事物之中與吾心之中非有異理而不得不受裁于吾心者成
應之性也聖人順之已耳非以我之中用之民固以民之中用之民蓋
民言之善即民性之中非有兩用而不得不受擇于兩端者精一之幾
也聖人慎之焉耳至此即不復以知名加舜固遽得其舜而止耳其廓
（即人體段如是）
然大公者與斯民共見錫降之初舜無所與於其際也至此亦不必以大
尊舜固自盡夫舜而已其悠然順應者與斯民同觀太虛之妙民亦無
所與于其際也其斯以為舜乎可以示行道之則于今之知者愚者矣
舜本自知又能令天下之知以為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大
處非舜之所以為知處看註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便得此意他文竟似舜單靠此以為知者誤矣此却說得聖人分量

出

子曰舜　徐

舜好問而　四句　周季琬

取善于天下古帝所以慎用其中也夫問察詳而後善可廣也審其中而用之舜亦何所恃于己哉自古大道之行也一人亶天錫之明聰將大用日見于天下而人莫測其終始焉此其意量居何等也不知聖人建錫之際即在敬求百姓之內既綜乎博以取精亦裁于理以化物而時而措之者于是乎不可易矣吾以大知歸之舜者何居聰謀止有此數原無所為絕人之事第衆人處其分而一人攬其全也即其所謂全者正以能合乎分而有之此存乎器之足以相受矣哲愚亦有同然故樂觀乎相長之机是衆人拘乎質而一人進乎神也即其所以神者正

折也　出曲

以善化其質而得之此人存乎衡之至審矣舜之所謂大知者其視天下無非善也因樂與天下皆善而無不善也且能見至善于天下而即見至善于一心能以一心藏天下而即以天下治天下也損益之數何嘗則居心之廣狹為之耳英敏獨裁非不足以服物何如秉若谷之衷而愈見其無盡耶其不敢有所據者正不敢有所或遺也則浩乎未可量矣耳目可貴治之以虛而後志得以通類得以達也好問好察其視天下無非善也有如此純雜之辨甚微則立意之厚薄始之耳臧否並呈非不足以勵俗何如入嘉與之懷而第覺其耀美耶其有所忘者必有所甚樂也則沛然不容已矣鼓舞勿倦翼之以名而後習以漸變氣以慚親也道惡揚善其樂與天下皆善而無不善也有如此夫問察詳而善乃著善既列而兩端形舜于是可以求中乎而中正未易得也事會紛起有各操其輕重之時故殊途百慮聖人不能泯之而有以齊之則救幾秉要爰見一人正大之猷綱紀攸行有各殊其動靜之故〻無過不及聖人先有以藏之而後有以顯之則達憲稽中乃錫斯民易簡之福是民有中而不能用中在民用在舜也舜能用而始得中〻不在民仍在舜也執兩用中其見至善于天下而即見至善于一心以一心藏天下而即以天下治天下也又如此斯之謂舜其大知何如

言從好出善從言出中從善出層〻融晰審擇之意乃得文如雲歸

水注機趣皆以神行○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知亦必至之解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以大耳非全無己知而恃人以為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文之識朦及此

舜好問　周

執其兩端　二句　陸龍其

虞聖精於擇善而中可用矣蓋兩端不皆中而中在焉非舜之執而擇何以能用之於民哉中庸引夫子稱舜之大知以見行道之必先明道也謂夫天下一致之理不能無異同之見者勢也惟聰明睿知者能於異同之中得其至當不易者焉故始之見其善之博者繼之惟見其善之一斟酌於衆論者既精而見之敷施天下自咸歸于範圍而不能過如舜之問察隱揚此其取善也廣矣而豈徒取之已乎天下之善各因其質之所近而兩端分焉是兩端也固皆自以為中而非有以洞悉其原委則中隱於兩端而見兩端不見有中天下之善各因其學之所至

兩端皆善

而兩端具焉是兩端也固皆有似乎中而非有以明辨其淺深則兩端托於中而見中仍止見兩端乃舜則有以權之矣舜蓋知兩端之分而不能合者原不必強為之合而第不可有執一廢百之病故即犀馬皆善之中詳辨其孰為善孰為尤善則兩端之輕重皆在一人衡量之內而在兩端見其分者自舜執之不病其為合矣兩端之散而不能聚者原不必強為之聚而第不可有調停兩可之見故即犀馬至善之中熟察其何者宜于時何者尤宜于時則兩端之本末皆在一人哲謀之內而在兩端見其散者自舜執之不病其為聚矣由是疑似之辨既明則一定之理以見而中之隱于兩端之內者自出於兩端之上用之為教而寬嚴之悉得用之為治而緩急之皆宜天下之民所以共樂於聖人之無偏由是紛紜之論既定則易簡之理斯得而兩端之皆托於中者自不能不共遵一中用之一時而一時之無弊用之百世而百世之可遵天下之民所以共服于聖人之不倚未嘗自用而天下之用莫加焉天下之用莫加而究未嘗自用焉此舜之所以為大知而道所以行也彼愚知之過不及皆不足與此矣

惡者已隱則兩端皆善也擇其至善者即中矣非兩端之間別有中亦非渾化兩端以為中也看理無絲髮之隔故落筆無片塵之侵

鈗其　陸

故君子和　四句　馬世俊

觀君子於人己之間而以自勝為道焉夫和易於流中立易於倚君子之不流不倚也豈非以自勝者勝天下乎且學者惟不為方隅所囿而後可曠然於身世之間矣乃於世而欲求所以同於身而人欲求所以異則性情之不能自主者必多而始知勝天下非難勝一己為難也彼南北之強必當以君子為正矣秉德既歸於淑慎而人深之以榮問故或寬以居之或動以斷之而兢絿皆無偏至之憂宅心既存乎正大而人醇之以涵養故或動以應物或靜以植體而剛柔皆有自然之節君子處儔類之先而不以孤孑者自尚道之所以貴於和也乃天下以同

破承便的

君子封上二節說自應洗盡不是則

德美之勇故無性學

說是

析出而字下半截精意
而受其咎以比而得其傷者又豈少乎用情之過而流于泛愛猶可言
也用情之誤而流于徇私不可言矣觀于君子既不乖方而又不亂羣
何所操之甚毅也君子當常為之至而不以分岐者自慤道之所以責
乎中立也乃天下以忠而過於激以清而近於偽者又豈少乎以衆為
非而倚於才能猶可言也以己為是而倚於意見不可言矣觀於君子
既不阿時而又不執己何所持之甚正也就其不流想之天下相安于蒙哉
君子之寬大而服其公者雖欲稍乘以私而不可得強哉吾不意制物
矯只在上句贊歎出來仍於上二節好
之權即藏於與物為羣之內也其矯然而無含忍之累也歟就其不倚
想之天下相攝於君子之堅貞而畏其正者雖欲稍測以偏而不可得
強哉吾不意克己之勇即斷於植已不撓之時也其矯然而無剛劫之
過也歟然則南北不可尚而論強必以君子為歸也職是故哉
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例看不重重在不流不倚下半橛乃是君
子之強處故而字轉得透則矯字有力看他通篇用意都在此處到
強哉矯句只消回想贊嘆而得〇時文不通使學庸白文竟重用一
字不得如和與中立與中和之義何涉而近文每見得倚不知此中
立二字不可拆也以是文正之

故君子　馬

君子之道　一章　徐乾學

中庸明道之體而揔見其不可離焉夫道固兼費隱者也始於夫婦而極之天地無一可外道者而謂道可離乎哉且自有修道之君子而道以開道固君子之道矣然人第知戒懼慎獨以為道在君子也而與之曠觀乎天下則且無物而非道惟無物不有故體道者當無時不然爾吾請得言君子之道〻必合顯藏以成道固實有其燦著者焉其顯之未始非藏者廣大即寓精微也道必合體用以為道故實有其散見者焉其用之未始非體者氣化皆有神明也蓋費而隱者也何以明其費也天下知能揔屬形質之倫而天地祇分崇卑之位皆為道所貫而不

能貫道為道所圍而不能圍道者也道遺于夫婦非費矣而人倫日用為知能之各足者如此道盡于聖人非費矣而古今事變為知能之所窮者如此道全乎天地是天地在道外不在道中即非費矣而職覆職載其不能無所憾者如此如此而道無所不周物物此道也語其大莫有能載之者即天地聖人皆在瀰綸之內矣道無所不具一物一道也語其小莫有能破之者即夫婦亦立性命之理矣不觀之詩而有其察焉者乎鳶率其性而飛于天魚率其性而躍于淵同此氣即同此理不得舉鳶魚而二之也天下有形而有色者何獨鳶與魚乎萬不能躍而安于天魚不能飛而安于淵有此識即有此象并不必強飛躍而同之也天下可指而可覩者何非飛與躍乎然則君子之道從可識矣原始則為端而要終則為至近莫如夫婦而遠莫如天地語小莫破而出作入息夫婦日在道中近之履其事而道有其原始者造端乎夫婦也語大莫載而為生為成天地不在道外遠之著其理而道有其要終者察乎天地也天下何者非道何者非君子之道顯而未始非藏也用而未始非體也其費而隱何如而謂可須臾離乎哉

逐段直落不用紐捏做作俗態而自然理足氣貫○通篇只在道體上說為是他人粘住君子便鶻突

君子之　徐

君子之道費而隱

蔣德埈

綜體用以言道知中之寓於庸矣蓋道之費皆庸而費之隱即中也言其用而體寓焉其君子之中庸乎且天下無體道之人由天下無觀道之識也視道為曠渺難窮之物有窮大而失居者矣視道為幽微莫測之功有守殘而抱遺者矣君子之道何如乎道原于命〻無方道亦無方流行皆各正也乃儀象可名而不可名者無極之始藏保合于靡形道出于性〻無極道亦無極潔齊咸相見也乃散殊可見而不可見者得一之貞斂精微于有極蓋道之所際求非道者無有也何其費也而費之所存究所為費者安歸也又何隱也凡肖貌于陰陽則弘纖皆迹

是只論道體起語

（辨析微妙方是費隱合一）

故可指一域以為有即可指一域以為無而道非迹也則吾知其皆有焉動息紛紜彼此不聞相貸抑何施而不匱矣乎而言有施也必有蓄也耳目難章難以聰明窮玄穆其殆推之而靡竟者研之而愈深也與凡闔闢于造化則出入皆機故可分此境以屬顯即可分彼境以屬藏而道非機也則各徵其皆顯焉變通盡致今古樂其日新抑何用之不竭矣乎而言有用也必有以也思為悉絕難以方體測希微其殆放之而無涯者斂之而弥固也歟（或謂積厚流光顯仁必源于藏用則似隱者其始也費者其終也而道之費隱初無始終名理散于寔神明引于虛見闡所經即見闡所謝耳抑謂斂減約達動著乃斂其靜存則似費者其末也隱者其本也而道之費隱寧岐本末見為通也孰窺其藩見為復也孰察其元精一所遺即精一所寄耳然則約者不可言而傳者則可言矣宥密者不可舉而變蕃者則可舉矣

（費字的確）（而字頓挫）（而字之義四通八達）（名理闡作而）

費隱平舉互舉固皆不是即而字轉側紆迴亦寫成兩片矣即費即隱難得如此切合

君子之　蔣

君子之道　節　楊演

究言君子之道之費始終一不可離者也夫人未有離于夫婦天地而道于此造焉且察焉是以君子于道有事焉耳且道不外境以虛行而究不相屬者深求焉而失其初幾卑論焉而又違其至分也乃如前所言由其所以始要其所以終則其體量之彌淪亦既較如矣今觀夫婦之可道天地聖人之不盡因知道有廣遠悉屆之理焉有推行漸訖之勢焉廣遠悉屆者周於此不遺于彼也寔亦借道虛亦冒道故偏端無當于類應推行漸訖者原于此即放于彼也淺不盡道深不遺道故全理有藉于疏觀則君子之道乃得究論之矣君子之不同于人者幸而

（兩頭說到）（總結語反說究然）（二義括盡題理）（從道體說浮渾流而盡）（二比極焉琢借侵）

壬辰

不為愚不肖君子之同于人者未嘗不為夫婦也一室周旋而微之可以盡性則君子寔身入夫婦之中而為之基矣君子之同于人者未嘗不為夫婦君子之不同于人者能不宥于知行也同焉並生而精之可以入神則君子又身先夫婦之衆而立之極矣蓋造端誠有然者而及語其至則道不為深冥未始不昭曠也不為崇渺未始不充塞也人力之所窮斯推而至于天地乃觀聰敏亦困高深品彙無傷茂對則理猶夫婦之理量即天地之量而何弗較著焉物類之所感斯舉而加之天地乃觀魚鳥亦寓天機知能揔歸有覺則夫婦可進于天地而夫婦不知天地即藏于夫婦而天地不遠而何弗周浹焉君子之道之察又如此是以君子知道原于命而不忽于微不鶩于大恒持以戒懼之心而無不及量之事君子知道弘于人而居室可修兩間可塞為應以中和之積而無不循理之憂不然徒費焉已哉

（體道界中）（方是自然之察）（揔結語氣宛然）（截出老成）

只是揔結上文指點道體如此而體道當然之意在言外領會更活潑潑地董思白于結處收歸君子亦是題外討好法未嘗插入題中也語語體貼揔結口氣末路輕煞體道此為合度有平看意有合併意有側串意他人拈一放一無此會家好手或云申明不可離意即拈體道說亦無碍不知其非也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庸妙于指示處吾正

謂申明不可離故不可粘體道說耳

君子之　楊

君子之道　天地　周之麟

道無不統可由端而極推之焉夫〻婦天地俱在道之中者也由端以及其所至亦何往而非道哉嘗言道不可離及曠觀于其費而知其真不可離也夫道自日用飲食之間以迄俯仰高深之際亦略盡矣而俯仰高深仍原于日用飲食之細則其無一物之或遺者正其無一人之可外者也吾論君子之道知能始于夫婦飛躍及于鳶魚以至語小而莫破總以言乎其小也而其在人行習之常者大約可以夫婦該之知能而或窮于聖人有憾而未泯于天地以至語大而莫載總以言乎其大也而其在人耳目之間者大約可以天地盡之唯是言夫婦不終于

確然總結上文

言夫婦而必極之天地似非天地不足以究夫婦之量者則何也言天地不遽爾言天地必先言夫婦似非夫婦不足以窺天地之藏者則又何也吾于是益恍然于君子之道矣道必有端而其所造端正不在夫矣事事皆道事事者一事之推也人人皆道人人者一人之積也夫婦雖小而健順之宜體乎陰陽即不以此為盡道之境而未始非見道之機其造端乎夫婦者有然道既有其端即必有其至及其所至正未嘗小矣一事亦必有道而即此一事可推之事事一人亦必有道而即此一人可廣之人人天地雖大而覆載之中無非至理道固有立于天地之先者而未始不充周于天地之內其察乎天地者有然則明道之君子豈察倫物為一心而窮變化為一心哉不知夫婦與天地有異形無異道也自道言之夫婦未嘗小天地未嘗大其在天地也與在夫婦無以異無在不備道即無在不可以考道也故擅經綸于人紀者即悟化育于高卑然則行道之君子豈治倫常為一事而奠清寧為一事哉不知夫婦與天地有殊名無殊道也自道言之夫婦為天地之見端天地為夫婦之統紀天地日在夫婦之中夫婦未嘗歉于天地之量無往不與道相遇即無往不與道相體也故精戒懼于一室者即普位育于兩間而道之費可知也隱寓其中矣

人以結上文為削淡無味也此却語語結上文而意思深長只言道

體而體道者在其中正是申明不可離宗旨

君子之　周

子曰道不　全　朱昇

道備於人在實體其不遠者而已蓋盡人也則盡道也為道而責之已所以盡人也而敢遠求之乎且言道至費隱而世始疑矣何疑乎疑聖人之有不知不能而天地之有憾也若是則騖遠而難窮將厭庸而罔事而實不然矣人心覺而有知知不能無所顯而顯之為道是人固道之所從出也人事起而有行行不能無所成而成之為道是道固人之所自命也道不遠人也人徒知夫人之為人而遠道不可以為人其求乎道者不可不至孰知夫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其具乎人者未有或殊也哉故立一物于此而以為不遠者猶有此之見也象一物

於彼而以為猶遠者猶有彼之見也此詩人伐柯之說也君子以在我（補出）
（自治有要領且于末節有關鍵）
者自治而動靜蹈履之常不敢過求于我則以在人者治人而匡扶勸
勉之事又寧有過求于人夫人固人也己亦人也分一己而千萬人即
合千萬人而一己以一己而廣之千萬人有遠之形以千萬人而約之
一己無遠之實也故其本於心者有忠而因有恕而其發于事者施己
而即施人豈非其彰明較著者哉而世之紛紛為道者多棄庸而喜新（古文段）
（落鎔鑄入化）
舍人倫而務奇節何其言行之間與君子相剌謬也夫君子之道使可
（四提子臣弟友大有眼目）
於子臣弟友之外別異以為行君子何樂於不自異其行使可於子臣
弟友之外高放以為言君子何樂于不自高其言乃止此子臣弟友而
一日求之未見其能終身求之彌未見其能止此子臣弟友而庸言慮
其不相顧庸行猶慮其不相顧則雖極天地萬物之廣大而不越尋常
體窮神知化之至理而祇敦日用慥慥之實尚何時而可敦乎洵矣道
不遠人也為道而遠人可以省矣

時人作長題實處只忙忙地點逗過去虛處却添出許多閑文紐捏
周折所謂颺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若此可謂有本之文矣未嘗
露提呼聯絡之痕而一氣縈漩灌注極盡變化之巧非精於法者不
解

子曰道　朱

子曰道不　一章　孫在豐

中庸明道之在人、引聖言以指其不遠之實焉、蓋道惟不遠于人、君子所以即人治人也、求之忠恕、而及于臣弟友、道其遠乎哉、且吾言道之費隱固推之無不至之量也、而體之有不可離之功、則誠不得離人而言道矣、道備乎身心倫教之常、而功存乎修己及人之際、于此知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道也、則徵之子之言道矣、曰、自天下有道、而人在率由之內、自天下有人、而道歸形器之中、故道在人身而立教之方、盡焉道在人心而類情之用、出焉道在人紀而敦庸之事、專焉人與道之不相間也久矣、吾用是知道之不遠人也、原人生而靜之初、人共

○粗○圓○而○義○己○舉○

○揔○提○髮○秀○

（焰知行方切為字）

有知而不離乎道以為知以道不遠于所知之中也苟舍所共知而求道焉當亦大昧本然之哲矣邇厥賦維均之始人共有行而不離乎道以為行以道不遠于所行之中也苟外所共行而體道焉當亦大違各理之同矣而人欲遠人以為道也可乎哉由是知為道者不能外人身而為之矣則嘗求詩而見君子之治人至切也觀物而猶存乎物之形（施帶不漏）治人而不越乎人之理故當其未改而必予以所本有當其既改而不（義蘊亦足）益以所本無蓋道在治人而不遠若斯也由是知治人者不能外人心而治之矣則嘗觀心而見忠恕之于道無違也忠以存一心之體恕以（恕不遠輕秀）觀萬物之同故準所不願而所願可以相通準所勿施而所施于以各（違道不遠意乃圓）當蓋道在忠恕而不遠若斯也由是知求忠恕者不能外人紀而求之矣則嘗返躬而見君子之體道難發也求子臣而猶歉于君父之前求弟友而自慚夫信恭之誼故行修于庸之中而不居其不足言立于庸之內而不見其有餘蓋道在君子而不遠若斯也以是而立教則修道之能事也以是而類情則下學之居心也以是而敦庸則立身之大節也道其遠人乎哉

（合拍）

（此處）

人如斡磐石我如轉戶樞理致繁重最難此快馬輕刀手段

子曰道　孫

忠恕違道　一節　張玉書

中庸示人之為道、而明其不遠人之事焉、蓋忠恕具於人心、不遠乎人、即不遠乎道矣、為道者亦審所施哉、今夫道在天下、盡人之身而責者、即盡人之心而具者也、顧聖人因心而道遇焉、以誠然者予之、而其性與天下通學者治心而道遇焉、以勉然者推之、而其學亦與天下通、夫以人治人、則宜求道之人、皆奉君子之教以自治矣、而違道卒遠、何哉、以不忠之心、行不恕之心、雖終身求一事之幾於道而不得、故為道者特患不忠恕耳、當未與物接、而中心不欺、此時之所自信者、忠也、達之以恕而一一效忠之用、則內與外皆無私矣、夫積理以勝私、視道之本

○此○忠○恕○是○說○學○者○事○分○別○極○得○且○與○違○字○不○遠○字○有○解○

○忠○恕○事○措○最○得○章○句○之○意○

辛丑

是違　是不遠

無私者若有間也而有間者寧憂其終絕與當既與物接而推心以及此時之所共信者恕也實之以忠而一一立能恕之基則物與我皆可準矣夫擬議而後準視道之無不準者若有待也而有待者寧憂其中阻與甚矣道之在人含忠恕無由入也道公於天下即人己之施盡之道本于人情即人己施受之願盡之求近道者忠之事不可見也可見者忠以行恕之事而已矣天下厚自期許之願推之人而人樂受者謂大道之中初不予我以己甚也惟拂意之相感斯己不受人亦不受矣等而施焉以至誠忠厚之誼自待以哀矜惻怛之思待人亦勿為其過情者可爾天下日用行習之願推之人而人樂應者謂大道之中不過予我以可安也惟非分之相投斯己不應人亦不應矣絜而施焉不以智役天下之愚不以賢加天下之不肖亦勿為其有憾者已爾由是言之一念拂於人而終身之學皆偽故必幾于至人之無我然後全其為忠恕之人一念公於物而終身之學皆誠故下及於夫婦之知能亦有自見其忠恕之事使為道者皆能不遠乎人以不遠乎道則子臣弟友何施不得何願不遂哉

又將聖人學者忠恕不同技結便走下節矣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論語夫子之道聖人之忠恕也此章不欲勿施學者之忠恕也由學者之忠恕做到聖人便與道合矣故彼曰夫子之道而此曰違道不遠也文于此處煞分明○末二句註

中直云忠恕之事或從恕字單出者非也於首句即串講落下處不煩疏解亦是一法

忠恕違　張

忠恕違道不遠

寔明道之不遠使人自見其心焉蓋忠恕即道也何違之有又何遠之有其曰違道者猶為遠人者言之也今夫道何以不遠人哉道之所以不能遠人者正以人之不能自遠其心也故天下有離道之人而必無離心之人吾謂天下無離心之人亦必無離道之人矣君子之以人治人也非即治其忠恕之心哉謂人無是心而強以是心與之是人得而予之即得而奪之者矣天下有吾之心而任人之予奪者乎謂人有是心而即以是心予之是中出者一心而外入者又一心也天下有吾之一心而忽更為中外者乎故忠恕即道也忠恕而違道也哉使其違道

此語未的

○辨○駁○偽○快

○當○下○直○指

戊戌

只入情淺〻說來理自透快

也必其人無是心而後可乃何以言忠恕于忠恕之人而懽然喜即言忠恕于不忠恕之人亦未有拂然怒者謂非渾樸之意自天命之哉夫人之求道亦曰得克全其天斯亦已矣使其違道也必其人更有一心而後可乃何以使人為不忠恕之事雖天資刻薄而一時亦有所難使人為忠恕之事雖體資庸下而一時亦若有所易者謂非醇厚之理自性率之哉夫人之求道亦曰得無歉于性斯亦已矣乃遠人者曰吾既遠于人矣曷不併其心而遠之則視忠恕之違道遠甚然吾觀世之儒者用情失厚于時若無大傷而平生之庸業殺名俱不可問則不得謂

更透快

只粗〻淺〻指說

忠恕之無與于道之分也遠人者又曰吾既遠人而為之矣曷不併遠其心而為之則視忠恕之違道遠甚然吾觀世有時人設机過險于人無甚大害而獨處之神思宿宿能不慚斯則不得謂忠恕之未盡于道之理也雖曰違之又何遠焉夫違之斯遠之不違斯不遠矣遠之斯違之不遠斯不違矣故曰忠恕即道也忠恕而違道也哉

原評謂說忠恕不向高一層即從平等人當身說法使他辭却不得纔見人心之同大道之近數語自好蓋此是不遠人以為道之事自說高不得然中云自天命之自性率之則高一層已說到矣說理之大能粗淺入情正是難處

忠恕　俞

君子素其位而行　宋之儒

君子盡道於當然一因乎遇而已蓋位之所在即道也素以行之故盡道者惟君子且道之費也無不在者廣大之體有定在者幾修之責蓋天下大矣其邃然者其當然者也聖賢於邃然者聽其遇於當然者盡其心所由萬物雖紛而因應常裕耳吾衷之君子矣君子學問無乎不贍而職分自有所當循故變動不居常合身世以考經方之則君子才具靡一不周而體量要有所必副則推準盡利常通物我而揆惠迪之方大概觀之君子之行不一而位其端也即君子之位亦不一而素其準也躬行萬感之途烏能使至吾前者順逆之皆齊哉而當其閱歷所

（顛手即圓）（見理名通）（堅而栗）（足甚次第）（高坐精言）

至即與我非無故之因君子或俯而就或跂而及揔以肆應規左右之
（即字止字好）
空蓋位如是行即如是無負綏猷之實而已矣日御其窮之境烏能使
達於務者經權之胥定哉而當其勢會所乘即與我有求盡之理君子
或處其塞或履其通務以化裁觀性命之正蓋位如是行止如是無愧
（反側矣却不動下文）
允迪之修而已矣則豈無今日行之明日更焉者要以會逢其適常變
（看素位活受其理巧參）
皆素也即由是而更有無方者亦素也君子一旦之圖即應以生平之
事故成能取義于兼山抑豈無前之所行若此後之所行若彼者要以
（行中）
（敵下蓋通同異皆素也即由是而更有不意者無非素也君子不一之
（敵下蓋一之心故其旋考釋于視履所謂君子大約如此安而能
遷行之所由圓以神素履無咎行之所為方以知如是又何有于願外
哉）

一翻側便碍下句只在題內發明題界甚濶若向題外游衍題步反
極窄故作文妙法亦只是素位而行耳

君子素　宋

君子無入　一句　黎敦簡

隨入不異其得于其行焉得之也夫入乎此求無愧乎此甚難也君子之自得也亦隨入而各盡哉今夫性情吾具矣物感吾乘矣往往因乎物感不難委性情以從之殆世故多方而欲如吾性情以返焉可乎則以性情從物感者何若以物感從性情也歷觀君子之素位者所同也行者所獨也既不能却夫往來我通誰伸我塞誰阻也此即有自定往來之心而當然者歉而莫定則此中之愧怍已深也我即欲制夫境遇然悔者在後吝者恒在前也雖深夫克制境遇之力而蹙然者紛莫我制我何憚悉力以盡之也故君子者于其位也有自定之心觀之其

○華○情○如○飄○風○乍○雨○荒○忽○而○集○是○以○

○發○人○幽○思○

○入○字○自○字○如○聞○五○更○鐘○

行無不自盡之力若是乎無入而不自得者哉君子蓋嚴之于素矣境有所入心無所入也惟無所入而正不妨于入位挾我以居者我不與位俱往豈君子之介性特定乎理欲辨矣公私審矣養心者深則撓心者淺也可常可變可運可止行之所在得之所在也何弗坦坦歟君子亦無加于素矣入之者深將溺于所入也惟不必入而可觀其無不入位投我以偶者我無不予位以常豈君子之淡漠是尚乎福厚吾節立焉囏阻吾業成焉銘性者定故見性者適也何天何人何明何晦吾知吾行吾並不知吾得也又何弗優優歟則有悔于晚圖者處彼或失思故過于此地以為初而為之未覺也胡今內愧為甚乎君子知有生所履各挾一事以臨我得其所事斯吾心如有得也不盡其所事謂吾心亦如有得乎斷不以失之此者救之彼則君子之自得者難亦有警懷變故者美利則喜反此不免于戚以為吾身不知何置也吾心何日而寧乎君子知有我何事所處皆其所事如是而得也無問吾身而慊矣如是而不自得也即安吾身豈慊乎必無見為或可喜而或可戚則君子之自得者大慫之君子有異行而無異心無在不見其無私有異位而無異行惟遇皆應以各足其自得如此

無入不自得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袒裎而入裸國也或問謂無不足於吾心此纔是自得真實詮解不然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

（如楞伽圓覺却不是楞伽圓覺之理）（自得有實際）（二義寫無入二字圓通）（深警之言）（自得方不是世故深透而作曠達觀也）

入不自得是得箇甚却不反為僧總駁倒耶

君子無　黎

鬼神之為　全　熊伯龍

中庸以誠立教而詳言鬼神以明之焉夫鬼神之德之盛至於微顯無間而要之一誠也然則天下安有不誠之道哉中庸引夫子之言鬼神者以明道也曰天地設位而鬼神行乎其中此道之大原所出也明道者誠引而近之以著其實使夫鬼神之說定而人世疑玄之說無不定矣（徵旨）蓋嘗由鬼神之德而思之豈非甚盛而不可加者乎夫人所疑乎鬼神者亦疑其弗見弗聞耳常人求鬼神於萬物之外焉以不見不聞者為鬼神則日見其無君子見鬼神于萬物之中即以能視能聽者為鬼神則日見其有物不息則不能生而其息者即鬼物不生則不能化而

（偏持極難信之鬼神指出誠字未是中庸）（說得出）

其生者即神彼夫寄往来于寒暑參刑德于陰陽齊萬彙于高卑錯百
竅于喁于嗚呼何其盛也而奚必見且聞之昭昭乎哉且吾見夫承祭
（蒸句底然）
者矣忽而齊明忽而盛服忽而在上忽而在左右使至人愛之敬之若
（點筆）
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儼然得其嗜好飲食焉德之休明誠有
（高古）
如抑詩所咏歎者而又奚啻見且聞于鬼神乎哉由此觀之將以不見
聞者謂鬼神為微而未嘗終于微也將以體物者謂鬼神為顯而未嘗
（說得出）
始於顯也若此者其微之顯乎君子可以觀誠矣天地之化有氣則必
有理而成能於鬼神者自然之道也鬼神之行有理則必有象而顯能
（更好）
於天下者亦自然之道也鬼神實有所不得已于天地則情狀列焉天
下實有所不得已於鬼神則禮樂備焉故曰誠也然則鬼神之德一中
庸之德而物之不可遺一道之不可離也歟嗟乎鬼神且猶若此而凡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在人耳目聞見中者其亦無之而非誠矣
有精細處亦有粗疎處有奇縱處亦有緊嚴處有老辣處亦有游戲
處數者不備不成老手○看他點祭祀一段融化無迹又輕重得體
深於古文之法者知之

鬼神之　能

鬼神之為　全章　王　揆

以鬼神明中庸之道一誠焉而已矣蓋天地之間皆鬼神爾則皆誠爾合微顯觀之不愈明於費隱哉且古今唯一理而見諸法象為天地運諸閣闢為陰陽則鬼神者固亦中庸之道而夫婦聖人之所不能須臾離者也今觀其德其盛矣乎散而為五行分而為二氣而求諸萬物固有盈虛遞著之功通而為晝夜運而為四時而返諸一身亦有消息相參之理是則不可見而不可聞者豈鬼神哉而不知可見而可聞者亦非鬼神也蓋以視聽求鬼神則鬼神日藏於物之內即以能視能聽者為鬼神則鬼神常運於物之中今試觀於一日之間一動一靜而鬼神

○鬼○神○兼○事○物○身○

○心○說○方○說○得○盡○通○篇○只○此○意○貫○去

明白

體焉人莫有能離動靜者則安能離鬼神乎今試觀於萬物之廣一生一死而鬼神又體焉人莫有能離死生者則安能離鬼神乎顧天下之人不知求吾身之鬼神而以見於壇壝郊廟者為幽明之所格不能驗氣機之鬼神而以形于駿奔對越者為陰陽之所通宜其日體于鬼神而莫之見聞也然吾即是以觀亦大彰明而較著矣享親享帝以有而感無是以祭祀之鬼神合之吾身之鬼神而無二物也焄蒿悽愴以氣而成象是以郊祇之鬼神合之氣機之鬼神而亦無二道也唯鬼神日在于人心故聖人因之以設教察其原不過始終之理而禍福之說亦以範圍天下之庸愚惟其本不過通復之常而禮樂之施亦以曲盡子臣之忠孝如抑詩所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有足徵焉者微矣哉鬼神顯矣哉鬼神其皆誠為之也乎無是氣則亦無是物其實有是氣以有是物者是誠也無是理則亦無是氣其實有是理以有是氣者是誠也鬼神體物故不可遺日月寒暑變化運於無窮誠體鬼神故不可揜伸屈往來情狀原于不二今而後知微顯焉知費隱焉費而隱者用藏夫體也君子之道察乎天地微之顯者體發為用也鬼神之德合乎中庸一而已矣

沈用祭祀反跌而入極其便當

精義融洽

天陽闢

鬼神與藏字分合處

并然

無一字論究

還是體藏于用此却倒矣

鬼神只氣耳所以為鬼神即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即不知其一時文顓頊久矣被此搜索分明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

氣二物處尚有疑礙則猶未達此關也

鬼神之　王

子曰鬼神　全

中庸首言誠故有取於鬼神之說也夫言道而遺鬼神則是道猶有不及之處也備舉德之盛而後知誠之與道有不可誣耳且道之不離乎人者則有君子道之不離乎天而仍不離乎人者則有鬼神故子臣弟友之外寥廓而無可紀極之事與其中之敦於叛道之人君子亦有所不能治而必有一靈爽之氣以主持之然則鬼神者所以救君子之窮而輔道以不及也子嘗言之矣世有鬼神非真有恢奇蕩遠者以自行於天地萬物之外亦不過如人之有君臣有父子有兄弟朋友明明不可湮滅耳而世人不知於是總覽庶物矯誣祝史以為詩書所載誠偽

略同而徒徬徨於鬼神之際終日與鬼神相接而不能信其有無此無（頓出德字有）
他（勢）不明其德故竊竊焉舉而疑之也夫古今來祇此天地祇此陰陽寒
暑俯仰之下無非鬼神所以千百年而不虞其有廢墜之憂也是皆其
德也皆其德之盛也是故以無視無聽者為鬼神則視聽之中鬼神何（兩邊夾說最醒）
往且鬼神既無視聽又安知無視無聽之果有所謂鬼神以能視能聽
者為鬼神則見聞之際鬼神何在且鬼神既能見聞又安知不見不聞
之必無所為鬼神蓋有視聽者物無視聽者物之體也苟無所以體之
則千百年而為其有廢墜之憂者將不獨此天地陰陽寒暑而萬物之
廣一物之小俱有所散漫旁落而無以托形於斯世故即以祭祀觀之（落得便捷）
王宮之祭日夜明之祭月幽宗之祭星雩宗之祭水旱以及夫郊廟壇
壝譬之臣拜其君子拜其父惟恐其隕越焉古先王以為我之精白以
享之當如是也而不知其即鬼神之使之也不然上下左右一無所見
而鬼神日惝恍於吾心之間又孰使之哉此抑詩之所為作也蓋以鬼（帝過）
神為微以鬼神為顯以鬼神為有時而微有時而顯有時而不微不顯（微顯亦只兩邊夾發而皮瀾奇說）
有時而亦微亦顯者豈非世之從恢奇蕩遠以觀鬼神而微顯無定形
乎孰知鬼神不甚異於男女但鬼神有嗜欲飲食之勢而不為情之所（奇論至理）
私故鬼神獨誠鬼神不甚奇于木石但鬼神有寂寞無知之境而不為
形之所愚故鬼神獨誠若鬼神無誠則亦無鬼神何有于德何有于德

之盛乎故誠雖不獨為鬼神所獨具而鬼神之誠不可揜也已如是此意是兼費隱言從體說到用從用指出體不似他章但言用而體在其中故夫說最得法○此下三章皆推庸行之極至庸行從于臣弟友節來正是人道之費處其本則在誠也故哀公問政章達道九經歸于一誠亦是包費隱言也中庸從鬼神指出人道文却從人道做出鬼神處々提明此意更得互照之妙○大勢離奇惝恍令人不可捉摸○

子曰鬼神 全　　孟宗韋

極鬼神之盛而統于誠則微顯皆以見道也夫鬼神之盛々以德耳曰（○發○論○便○妙○是○中○）微曰顯皆誠非即皆德哉故中庸以此明道也若謂天下之理無奇乎（○處○先○有○誠○字○而○後○引○鬼○神○說○出○）而但有真偽儒者之論考幽玄而一歸萬實此其義當得之夫子之論（○開○口○便○岸○共○）鬼神焉子曰天高地下人物散殊而鬼神行乎其間備兩大之一職而其功不讓秉二氣以冥遊而有開必先其為德也其至盛而莫加者乎夫德則何盛乎爾今夫有色有聲者易敝之質也為通為復者各正之命也以見々鬼神以聞々鬼神而鬼神不存以物々鬼神以不物遺鬼神而鬼神尤不存此無他鬼神之德有可必而亦有不可必也當其可

己亥

○波○跳○緪○蕤○業○用○筆○亦○操○古○宕

必盡天下之愚不肖而皆有以相接當其不可必即古之號為賢與知者亦恍乎未有定也吾觀諸承祭者矣內齋明外盛服忽在上又在左右其自致者乎抑有以致之者乎格焉而不可度不可度而自不可射抑之詩更有可述而志者則甚矣鬼神之德之盛也其靜而不可測者微也其動而不閟者顯也其靜之即動不測之即不閟者微之顯而有所以微之顯也蓋其中有誠焉耳目不接而實有其藏密無妄在中而實有其茂對致愛致慤而實有以通孝子之志不顯亦臨而實有以純學問之心如此而不見聞即如此而不可遺如此而承祀之咸在即知此而格思之罔忽皆誠也即皆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其盛矣乎過此以往吾得歷言夫誠矣

○真○實○力○量○非○抄○套○家○所○辦

堅細中具見本領不必有恢張之迹而瓌奇岸異令人自然震撼

末段直貫後四章樞紐不是尋常襯貼極有力量文字

子曰鬼

孟

視之而弗　三節　張芳

徵盛於體物、不獨驗諸承祭之間也、夫鬼神之體物者天道、而修道者人心、祀典有明徵、抑詩不已著訓哉、今夫以鬼神言道、不若以人言道者之常謹于覩聞也、仁人以格帝孝子以事親、皆是矣、抑以人言道、不如以鬼神言道者之常尊于不覩聞也、民神以無瀆其分、奧窔以無惰其心、皆是矣、吾故言鬼神之德之盛也、鬼神者道之一物、而物即為鬼神之才、曾有遺于視聽乎哉、今鬼神不可遺于視聽、而或可遺于弗見聞、則鬼神自荒于道之外、而物不能自全于道之中矣、且人者鬼神之一物、而鬼神即為物之命、非其體之于弗見聞乎哉、今鬼神體之于弗

奇語蓋人智力

從用說到體

從體說到用

見聞而或又遺之于視聽則鬼神自冥于人之外而人不能自全于物之中矣孰知其體物而不可遺乎惟其不可遺也仁義著乎生成慶賞形于溫燠至明也鬼神以物之自明者明之故無用明之勞而有以相盡天下之物所為由之而不知也抑以其福澤辰其瘞燔以其氣類修其優肅至嚴也鬼神以物之自嚴者嚴之故無用嚴之權而有以相凜天下之人所由驅焉而不覺也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彼洋洋如在者誰為為之哉且夫祭祀之典其一端也戒懼之理其本教也聖王以鬼享訓尊親因人之不忍以致其精意故天下弗至信機祥而溺于矯誣之說君子以神理攝冥頑因人之不敢以大其昭假故天下弗至棄幽隱而飾於覩聞之粗詩言之矣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洵與吾體物之說相發明也而吾以識鬼神之德天道也鬼神者天之使也使物以為德不以為刑則天下之視聽齊而聰明可靜且鬼神之德人道也人者鬼神之使也使人以為德不以為怪則天下之祭祀正而神明以生豈非誠乎

（此句渡得自然不用分說）（使字有此快闢）（補出鬼神分處古文獄法）（節詩節寓得精寔）（奇語）（天道人）（道即起誠字）

純以神理行文段落一片無痕今板陋家不知此法矣下二節只一箇使字做得透徹便能奇警如此

視之　張

詩曰神之　二節　趙炳

引詩以終言鬼神、得中庸言誠之始焉、夫引抑詩者、所以終言鬼神之盛也、然於微顯之理、可悟誠焉、遂可進而言誠矣、中庸自言天命以及於父母兄弟妻子、蓋無一而非誠也、乃因鬼神而若有悟焉、曰、盈天地間皆理之至實者也、然而以有形者言實不如以無形者言實也、知其解者、天地之間、夫亦可相推矣、吾言祭祀之鬼神、斯亦體物之一端矣、乃抑詩所言則異、是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灌鬯降神之禮、世之所謂祇敬也、然使鬼神日出其笑語以與天下相見、天下必有習而玩之者矣、迎神送尸之事、古之所謂儼恪也、然使鬼神必明所去

落落寫末節大意

直點引詩是古法

抑詩節兵說微處

来以與天下相期天下必有久而狎之者矣夫日星河岳日在俯仰之間何一而非鬼神然人恒忽于所可見而凜於所不見往来屈伸日在人身之内何一而非鬼神然人恒略于所有象而求於所無象我乃恍然于微之顯矣必以昭明者為可據以微渺者為不祥則天壤間陰陽變化之理盡屬可疑豈知天下之理深之也於其所不深著之也於其所不著乎使必以幽深者為不測以履實者為無奇則天壤間君臣父子之屬別無深理豈知造化之道幽之中有所甚明明之中有所甚幽乎凡此皆理之至誠者也夫有人有物之境皆有人物以居之無人無物之境皆有鬼神以行之可見天下別無空虛之處而聚散往復日有不可泯沒之理以相持盡如此矣夫為鬼為神之事時依人以行之而盡人盡物之性無鬼神可以外之可見大道日有流行之機而精義入神真有物與無妄之理以相濟類如此矣前乎此者子臣弟友各有名分以相循後乎此者郊社禘嘗盡有實事以設教理一而已

上節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其不覩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来反覆說盡費隱看此文轉側發洩書義朗然其議論皆出人意外然按之皆入人意中切理而筆爽故也

詩曰神　疏

夫微之顯　此夫　俞之疾

究言鬼神之所以盛而知德不外乎一誠也蓋鬼神之德所以不可揜者誠也合微顯而觀之不可得其盛之自乎中庸引此以明費隱意謂兩間之形氣未有不原於理者人猶得肆其虛無之說是未嘗通幽明之故而究圖其所以然也夫知本之最莫測者無如鬼神矣今觀其不見不聞如此而人體物如在如此若是乎甚盛者果何以致此哉大凡理之難窺者則為微然疑玄以為微其微也隱而已矣而鬼神不然理之彰明者則為顯然暴著以為顯其顯也迹而已矣而鬼神復不然夫既以聲色未兆者立體于冥漠之表而即以名象各得者著用于蕃

會全理以為言恰則是本語神氣

喝醒如此夫大意燿然

之字翻駁明淨

變之中使非有貞固者以為之幹而何以能發皇如此也使非有無妄者以統其全而何以能昭著如此也吾以是知天下之理一誠焉盡之矣

○理○經○俱○酣○如○此○天○寫○得○動○蕩○

○此○是○理○之○誠○

○是○心○之○誠○

○二○比○真○實○力○量○空○練○油○口○家○不○能○道○

鬼神體物而誠復體鬼神天下無虛設之萬物則亦無虛設之鬼神也而烏得揜之鬼神如在而誠本無不在天下無偽飾之人心則亦無偽飾之鬼神也而烏得揜之

○此○實○理○之○誠○

蓋鬼神亦無心于萬物而往來屈伸之理自足以生其情狀則原始返終而凡精氣游魂之變皆易簡中必至之勢耳鬼神亦無意於感人而陰陽禍福之常自足以興其存著則反本利用而凡慢然肅然之象皆正大中必至之情耳

○然則鬼神之盛非自盛也所以能盛者此誠也鬼神之德果何德也所以為德者抑此誠也

○分○明○

誠妙於鬼神則陰陽不測之中可得顯藏之本誠統乎天地則上下昭察之內可悟位育之原其斯以為顯微之徵乎其斯以為費隱之極乎

是中庸下半部誠字張本須說得濶遠包括此亦人所共知但本文揔不曾懂而妄欲作此伎倆不過仍是藏句寬套頭亂道而已古人謂屋裡失物向城外尋求豈有見目此只講得本文透極下半部自然包括矣

○誠在天地之間為實理在人為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為我有仁孝而饗帝饗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

夫微　俞

夫微之顯　此夫　厲士貞

觀微顯之故而知不外一誠矣夫鬼神惟誠是以微之顯也其不可揜洵有由歟且夫至無形者陰陽之數而至有形者陰陽之理惟以無形之數而合于有形之理則數之不可知者無不知而理之未易指者亦可指則以其相及之幾而得感通之用也今鬼神之不見聞者如此亦何微耶而體物者復如此又何顯耶化育之往來無端始以為可疑既復以為可信非人之能為疑信也彼實有可疑可信之理而得不疑之信之耶氣幾之乘除有因彼見為甚疎此復見為甚親非人之能為疎親也其實有甚疎甚親之理而寧無疎之親之耶則以微顯之一出於

妙語知不經思而出奇筆也

誠耳事有因微及微者以為終難窺測也而棄之亦有因顯及顯者則以為甚易窺測也而襲之惟微之顯焉既示人以窺測之難復予人以窺測之易無名無象者而皆有名象之可求以微者誠有其微而顯者誠有其顯也非獨顯不可揜即微亦不可揜也事有因微悟顯者以為如斯擬議也而難詰其端亦有因顯悟微者則以為莫或擬議也而可求其故蓋微之顯焉既凜人以擬議之尊復不留人以擬議之妄無內無外者而若有內外之可推以微之所以微者誠始之而顯之所以顯者誠終之也非獨顯者不可揜即其微之顯者不可揜也是以天下至變之事皆其至常之事其常者不越理以常之則知變者亦不越理以變之也夫常變之理豈獨陰陽兩端而有之而見形于陰陽者若此則夫賦性于陰陽者何如也天下至幽之事即在至明之中其明者確有理以明之則知幽者亦確有理以幽之也夫幽明之理豈特陰陽二者而信之而昭布于陰陽者若此則夫秉質于陰陽者何如也人惟知誠焉則天地之機聖道之教性命之宗固全于其中而無妄者歟

（寫之字透快）（着寬）（洞然心口之間）（夫會心處）

至艱深者能以至淺易達之言理家最貴此種

夫微之　屈

舜其大孝　全　劉源潔

舉孝之得天者以立教將以明道之費也夫孝庸德也而得天即在是知德不愈知道哉中庸明費之大也以為道率於性而命於天循其常祇以順父母極其至遂以格帝天故人事盡而聖道在其中天道亦在其中此理有必然反覆思之而非誣耳夫舜非以聖人受命而為天子者哉夫子贊之惟曰大孝〻以得親為大并得乎親所不必得者之為更大也推孝子之心惟慮不可以為子而何敢信之為孝子論孝子之德不止可以為人即可誦之為聖人雖有聖人而不得為天子未有孝子而不得為聖人孝子而既得為聖人何必孝子而不為天子文祖之

（便得大旨）（只是一孝做成聖人天子翻剝甚明爽）

假人知以天子之尊崇聖人而不知天子止以報孝子元日之命人知以四海之富養天子而不知孝子止以奉二人以及宗廟之禋祀不衰子孫之遺澤未艾豈非聖人之德無不全聖人之福有備致與一進思其故聖人之德大德也不獨天子之位可必天子之祿可必其永終之譽無疆之休併聖人之名可必聖人之壽可必也一若曰孝庸德也未必動天則必從來有不愛材之天有不愛德之天而後可今試即以物觀之而天之萬材如是即以詩証之而天之佑德亦無不如是以是知天之厚孝子也天非有心也因之而已孝子之得天也孝子亦非有心也受之而已觀其所受不愈曉然于大德之故哉一孝之外無德一之外無天從來有以天子繼天子未必皆以聖人繼聖人至有虞而天若以聖人而朔為天子者萬厚之使人知燕彼皇天不過此為人為子之極致可為人之子者乃可為天之子可為孝之大者乃可為德之大從來有以聖人頌天子未必皆以孝子頌聖人至有虞而天若以孝子而特為天子者彰顯之使人知無忝所生莫非格天凝命之至理一此孝之所以為大也

一華反振落下

二節得勢

因字受字德命之理說盡

古來止有舜做起人做盡故曰大孝

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個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成底觀虞書四岳薦舜升聞陟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享子孫保

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文輙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享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為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即為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知此則首節德為聖人句與下四句平列亦見下節提出德字亦見不知此側重非平列亦非也

舜其大　劉

子曰舜其　全章　米漢雯

孝德可通於天歷考之而益信焉夫孝在舜則命在天進詳焉而知其可必者一以德必之耳中庸將以立人道之極而引夫子之言若曰聖人之所以不遠於人者以其盡人也然即其盡人以答天而至庸之德至奇者出焉故溯其感召之由因推其鑒觀之自徵之於古而可見斷之於理而愈信也何也人道恃倫常以不敝倫常賴至人以常存求其克盡之而無憾者不數數然也由今以思舜其大孝也與蓋人祇可盡孝之一節而舜則有以攬孝之大全人能盡其孝之所可能而舜則能致其孝之無不至今觀其德則聖人也由是尊焉富焉由是饗焉保焉

蓋不止一人之孝而合天下以為孝者也亦合前此數十世之天下後此數十世之天下以為孝者也此豈倖致之也乎盡其孝而不冀其得（必得之故聖人不知天又難測只就天人相弗中間看出）者聖人之心盡其孝而即有其得者聖人之效且有得亦有不得者或（補先儒孔子不得位之理必得之義更全）然之理難憑一得而無所不得者必然之勢可信其故何也蓋大孝即大德也位祿名壽亦何不在可必中哉此其故有天焉即生物可觀矣因材如此栽培傾覆如彼必得之故又何疑于舜乎雖然考之上古而然徵之後世而不必然驗之一人而如是觀之人人而未必如是則必得之說可疑也而非然也今試取嘉樂之詩而繹之思君子而美其令德而民人之宜祿命之申胥由是焉豈非理之至者今古同符效之隆（轉掉道劲）者帝王一歡哉於是而益知大德必得之故矣下之盡彝教之恒上之通帝天之鑒是無其德而冀其效倖致之不能有其德而致其效即欲（德命精義兩邊說透必得之德盡矣）辭之亦不可也故可分虞周言之亦可合虞周言之可因有其遇而以其德信之亦可不必有其遇而以其理斷之大德必受命感應之理類如斯乎而又何疑於舜也哉是知孝者無所謂得天也得親而已無所謂至德也庸德而已

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屬德命相與之際消息甚微中庸說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道之費通篇於必得二字寓得精透大意了然却又能活看○天之生物節與引詩節人多對點不

如此文隨次轉側為安

子曰舜　未

子曰舜其　全章　林麟焻

合天人以隆帝孝可反覆而明其故焉夫舜不自知其德烏知其德之所得而天人之際有不可誣者孝不其大哉且不遠人之道約之子臣弟友而畢矣而子臣弟友之道又約之為子而畢矣故推庸行于百行之先而推至人立不遠人之極〻古今之盛德顯遇而止完其門內之所求則聖人之克盡者在此而後世之尚論聖人者亦在此矣古今之以孝子而為天子者上有虞舜下有我周而大孝則歸之舜也夫未登庸以前舜為親之子既登庸以後舜為天之子舜之事親也如事天而其事天也亦如事親顧舜不敢侈玄穹而忘孺慕親之試子以水火天

（章意源流真實不是奏拈）

（語不驚人死不）

之試子以風雷舜坦然于風雷而不能不惻然于水火顧舜不難格帝
休
眷而難格親心由今以觀大舜之聖人者以孝盡之而大舜之孝者即
舜之為聖只是孝
以聖人盡之以此言德〻為聖人矣而舜則以不得乎親之故曰不可
以為人爾言其德之所得尊之至富之至而且上榮九廟下及百世矣
而舜猶以不得乎親之故曰不可以為子爾而或者疑之謂天者人之
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以祇承父母者而祇承帝命此亦儒者積躬累
行之辭耳若祿位名壽亦事之或然而不可必者而乃謂大德者取之
補出諸儒孔子不得及後世受命之理
若券吾恐無以處有德無位并無辭于有位而未必有聖人之德者也
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此其故吾于天之生物而必之夫天之于物猶親
之于子也親之于子生之殺之而無不極其慈天之于物培之覆之而
命原是聖人自己分內事得失由人耳說得精妙
無不極其篤而有不然者物自為之非天為之也詩之咏君子也咏其
受祿而本之于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不可謂非天之加意于君子也
不可謂天之不私我君子也而必先之以令德君子固不敢以邀天而
天于君子陟降上下如同堂而互授者也而又何疑于大德受命之故
命字獨見洗發
乎夫命有同乎人而畀之者天命之性是也有異乎人而畀之者帝命
有赫是也同乎人而畀之者既以大德而致之異乎人而畀之者又以
論鋒四射橫不可也
大德而受之通乎此則啓明之胤不與受終丕承之武必待髦髦殆有
不得不然之故以主之非聖所得而私者亦非聖所得而矯通乎此則

玄德之升〻之帝座曆數之傳〻自帝心自有不得不然之故以主之而旻天樂得之以為子者神堯不得終之以為臣此之謂大德此之謂大孝也夫德至聖人而止曰孝則大德猶庸德也德至受命而亦曰孝則天子亦人子也而道之不遠益可見矣

氣數之命即在性命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自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是也見得此理而能以奇縱出之便自不可一世○英鷙奇偉與江右徐君材力相敵然尋坊選他文則又皆圓熟派也未知其孰是閩文近趨庸

庶固當推此種鼓舞滌盪耳

于曰舜　徐經林

尚嘉虞舜之孝即一德以觀其大焉夫孝庸行也而大為難聖德如舜大孝雖不盡乎此而已槩見乎此矣子曰吾嘗論大知而曠懷乎千古之一人矣乃今自愧于道之未能也無已而復求之千古之一人此一人者非千古之聖人哉雖然必聖人而後為孝子無以處夫孝子而未至乎聖人者曰吾將以觀其大也舜其大孝也與凡論舜之孝者多執頑嚚之說以為逆而成奇吾不謂非然也獨是以為子如舜假使遇聖善之親將不得為孝子乎是舜之孝舜自有其大焉者不關親之慈與不慈也凡論聖之孝者又執允若之說以為感而善格吾不謂非然也

（以勁筆折取大字兩句自為鈎連）

（翻數奇瘋）

于辰

獨是以為子至舜假使其親終于怙過將遂損其孝之大乎是孝之大舜自盡其孝而已不問親之化與不化也夫不問親之慈與不慈化與不化而揔以盡其孝揔以成其孝之大者曰舜蓋恃此為德也舜蓋不惟有德而且聖人也舜蓋恃此聖人之德也舜又不徒恃其聖人而德為聖人也蓋天下亦莫難于德耳德之外皆可以無難也舜亦為其難者而已人子之德又莫難于聖人耳聖人既可為則必有不至于聖人者舜亦先為聖人之可為者而已則謂以聖人之德必推美于所生者此恒情歸善之說而不足以言舜也以今觀舜自為聖而頑嚚之號百世不改則父母之惡亦豈聖子之所能蓋者乎惡不可蓋而曰善可以加孝子不若是妄也則謂以聖人之德必默化其至親者此亦小儒戕諫之法而不足以言舜也以今觀舜雖為聖而孺慕之誠終身不諼則聖人之心又何嘗不以聖德視其親乎親寔生我而曰我克成親孝子不若是悖也然則聖德之于大孝何居曰凡為父母之心未有不願其子為聖人者即舜父母之于舜亦悞認其子非聖人耳而舜固已德為聖人也故曰大孝也

上句是揔冒下句與下四句平列作兩句自相綰結截住下文似攪渾節次却又能活蛻與下文炤會奇情巧法一時無敵○昔人悟作文只是一箇翻案法耳此說甚淺然議論文字須用此法乃有奇境

開闢盡將此題向來咕嗶璅說翻駁一新拔趙幟而立漢幟固非辣手不辦

舜其大　徐

德為聖人　五句　俞之琰

備稽聖孝之大能盡其庸者也蓋論盡性之理則雖極聖人之德與尊富饗保之遇皆庸道也惟舜克備之孝之所以大歟中庸意謂孝者理之至庸而無足震亦事之至費而不易全者也惟於無足震者而有其可震之理於不易全者而致其克全之事則庸之極著而費之用亦顯焉則舜之大孝是已夫孝何以為大哉孝之理全于人而亦有歉于人之處舜則有大于無所歉者以昭人道之陰孝之性成于天而亦有限于天之時舜則有大於無所限者以明天授之備試進徵之孝為至德故言孝未有不稱其德者也粵稽當日玄德之升聞者寔著克諧之聲

全旨盡透方見五者俱是孝所極不是以五者為孝

古來惟舜只以孝做成此方

精切

是孝之聖于立身也至德之動天者寔有允若之化是孝之聖于格親也蓋舜之德本以聖孝而成而舜之孝即為聖德之至則言其德為聖人而大孝之本已至矣而且尊為天子焉元日之受終皆大孝之所致也夫自有鰥而陟帝位古今為天子者莫奇于舜而自舜言之僅以成其顯揚之業而已而又且富有四海之內焉九州之攸同皆大孝之所召也夫起歷山而撫萬邦從來有四海者亦莫盛于舜而自舜言之祇以畢其尊養之隆而已至于椎而上之可以廣吾孝者非宗廟乎舜之孝寔足以崇先故雖身紹堯宗而昌意以還並隆時祀宗廟之克饗亦舜之孝有以饗之耳至於椎而下之可以總吾孝者非子孫乎舜之孝寔足以裕後故雖朕師已揔而虞思以下亦守世傳子孫之永保亦舜之孝有以保之耳是以論舜之心則極人世之願欲而無增於孺慕者孝之所以獨隆徵舜之事則合天下之美備而畢致乎二人者孝之所以獨大〻哉虞帝其弗可及也已

五件皆孝德所致

結意亦精確

五句只合平看總是舜之大孝所致此節只重大孝即下文大德字也德為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提重德字貫下四者固非即五件平列不知以孝之德為聖人而云以聖人之德孝親便是孝外別言德連下文德字俱泛不切庸行之旨矣此作高人處不但德字不錯并下四句都是以孝而致不是以此為孝

德為　俞

詩曰嘉樂　節　俞鐸

証虞帝之德而致咏夫詩焉夫詩之言天本令德也試致咏之而舜德不可証哉且吾觀因材之故而知天之眷德何無已也蓋栽培傾覆之應自今古而皆然矣大雅不云乎嘉樂一章其有見于天人之感耶然苟其咏人也止曰宜民曰宜人咏天也止曰保之曰佑之則其相感者何哉乃詩亦先之德也首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是詩也其言孝乎嘉樂君子即舜其大孝之謂與憲憲令德即德為聖人之謂與宜民宜人即尊為天子之謂與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似詩之言受祿于天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似詩之言保之佑之命之申之者

接脉紫切

提德字始下節是不議論中議論

只將上文點逗如天雨花

句法倒換

點睛高甚

壬辰

而吾愈思因材之說矣其材為君子也因之以嘉樂材為令德也因之以憲憲材為宜民宜人也因之以保佑因之以命申而後知詩之咏人也本乎天也咏天也本乎人也若嘉樂若君子若宜民宜人皆天命而已矣若受祿若保佑若命之申之皆令德而已矣天命之干令德其相需如此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非閑枯上文也乃緊逼下故字也）（德命交看）（直結故字）（好）

不閑攀虞周不疊架德福話頭只用白文點撥過去神味無窮高絕奇絕○作短文須無繁枝剩葉然已是第二義蓋所以言無枝葉者必其見處簡到故也上根因材而篤來下文故字緊接作者見識在此自是簡而能盡他人眼光只在本題二十四字中摸索那得不牽

詩曰嘉樂　即　張　璪

帝之邀天者厚詠詩知有所受之也蓋德莫大於孝誕受天命亦以此嘉樂之詩殆為虞咏矣且尚古以來皆一姓之傳也故其間數千年帝王之曆猶是彼一家之事耳或曰虞反身而王周十數傳而後王有虞遭家不幸我周父子兄弟之間至文武乃獨鍾其盛此曷以故予反覆栽培傾覆之理而為之說曰此雖人事哉蓋亦有天命焉天父母萬物者也親父母人子者也得親氣之純生而賢哲得親氣之偏生而不肖同是一父之子何嘗有不均之愛惟是有子上不能列於元凱下不至比於檮杌父母乃念之矣於是擇賢者而勞之勞之而或出恒情之外

（裴佛使奇）（從大孝中）（看出天人大道理如上蔡揪髯植袖言之無非拔地倚天之槩是不）（刊至文）

初不過曲遂無能之憐而非有心乎欲謀欲殺天以正氣特誕神聖不得不以繁氣誕億萬民人均是上帝之子何嘗無一體之恤惟是衆人有生不能自植有才不能自展天廼惻然矣于是擇大者而命之命之而成極眷顧之隆初不過自殫陰隲之懷而非有私于一人一姓嘗讀詩至嘉樂曰佑曰申彰受命之符也而揔歸于宜民人之德吾乃識周之王與虞之王前後一轍也周自不窋失官竄於戎狄及武之身十餘世於此矣豈真圖度天命哉然天人陟降之際不曰相予孝子則曰有道曾孫一似舍此別無以昭對者嗟乎周之德為已至矣天之命周為已篤矣嘉樂非為有天下言之也而若為有天下言之也虞自窮經弟（反出虞舜）

（大德只指大孝方是此章真脈）

嗣徵為庶人迨舜之身七世於此矣豈敢遽致天命哉然唐虞禪受之說不曰二十以孝聞則曰烝人不格姦一似舍此別無以升聞者嗟乎舜之德為已至矣天之命舜為已篤矣嘉樂非為有虞民言之也而若為有虞民言之也

（不盡語恰好接下）

此節不得插虞周此偏插虞周只是借發以射下必字耳蓋其意原不在虞周而在大孝揔為中庸庸行之極足以達天結穴也理真則死法不足以限之作家須具此手眼○凡人見得處便須直說如謂已見到此却又左瞻右顧半吞半吐且道時文體格不得暢所欲言只是見得不曾明白耳如此文奇偉止在前二比想其於天人之際

看得親切了當便奮筆直書亦自停手不得

詩曰嘉　張

詩曰嘉樂　節　陳聖泰

基天者以德周詩有言之者矣夫嘉樂之詩言天備矣而要於令德焉基之然則不可以觀天人之際乎且言理之士詳于人而略于天以為事之介於渺冥者率幽微而難攷不知其非然也古帝王配天作極大都有其凝休襲慶之本凡在廷臣工莫不推揚厥旨而嘉誦無斁焉此其說見乎周詩之永嘉樂也夫周命受自武王而雅頌則作於成王之世論者遂以為三代之天與唐虞之天有異宜總體之天亦與開剏之天有異如是則傳言神告者將無事侈陳天庥而盛稱錫福者併無庸推詳厥本乎而非也詩言令德矣其言令德也不取其闇然以幽也不

文情從下文逆入婁壹有攷

虛筆扣住

翻論英駿氣勢亦推

尚其畸然以絕也曰憲憲曰宜民人蓋以為緝熙者其體而允協者其用已抑言天命矣其言受祿于天也不疑其遠之而莫能致也不憂其高之而莫能極也曰保佑命曰自天申亦以為康吉者其躬而申錫者其繼已夫我周自風雨致警孰不怵然于維天之不易而何以懲忘既（倡歎反復无華爛肱）杜即山川百神之主不能舍此而作依歸則可知降康有本必不在馨殽清酒之間且我周自訪落時勤孰不瞿然於令德之罔嗣而何以君王靡懈即版章覃厚之圖不能外此而求純嘏則可知基命有原併不恃百辟卿士之贊此亦足以見本末感應之由而因材裁傾之大致矣（收句裁侵下却是抱上）而吾因仰其詞而求之一者以為答一者以為禱用休申命何必畢[illegible]（髮髮下敘不失其）蓋稷之間無諛詞其始以為頌其繼以為規綱紀燕思豈獨車馬卷阿之篇無佚德故曰因也

氣度春容故有機勢而不見其用機勢之痕詞致典麗故有議論而不覺其着議論之迹○看他處處收住下文語氣如雲掩山腰煙遮樹杪

一詩曰嘉　陳